

一個工程師的自述：

日本考察回憶

壯遊八十年之十

陳廣沅

表兄「弄外快」的妙論

當時表兄郭漱岑仍在天津電報局為會計，一家四口住法租界光華里，有一妻一子一女；子女皆在家操持家務未曾上學，我在美國留學時，承他的情，每月到北寧鐵路代我領薪水寄回仙女鎮作我家之用，我對他甚為感激，星期日就常常到他家去閒談並在他家吃飯。

表兄生活為前一代的模式，夫婦抽鴉片烟，懶得問任何事，自身即不常洗澡，連腳亦不常洗，都不愛穿襪，赤腳着拖鞋，每用手指搔腳趾，白屑落滿地，閉目論天下事，罵天下人。他比我大十二歲，受的完全科舉教育，灌了一腦子的「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可惜未能趕上秀才試，科舉已被取消；寫了一手好字，能算；家鄉有紅白喜事者都請他主持。

他是我姑母的兒子，叫先父為舅舅；代我家做了不少事。先父任萍鄉平江金礦局局長，他就是秘書兼庶務，先父下台後，他回仙女鎮閒住；常聽先母說他由湖南回來帶了不少古董字畫，我那時年輕莫名其妙。他閒居多年，大概就靠賣古董字畫過活，我結婚是他全權辦理。後來他在天津電報局為會計，收入有限，又吸鴉片烟，所以

生活不寬，所住的房屋為磚屋三小間，子女失學，太太除抽烟外喜首飾金器每以示人而自慰。

有一次在閒話中，他問我收入若干，我告以月薪二百餘元，他就說：「薪水不少，但如要發財決不能單靠薪水！」我問：「不靠薪水，靠什麼呢？」「靠外快靠油水！」我說：「外快，油水者如賈缺，吃空額，收受賄賂，此為軍閥官僚之作奸犯科，營私舞弊之惡劣作風，此風在今日非剷除不可！」

他說：「當日揚州有個姓劉的在外省做了一任巡撫歸來後，宦囊充實，就在北河下造了不少有風火牆的房子，至今為鄉紳。江南有一位做了四五年上海道就退休享福，營造了大觀樓式屋宇，妻妾滿堂，兒女享受逾恆。巡撫道台之薪水有限如單靠薪水何來如此鉅富？」我就說：「中國革命之目的就在革除此等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我們不但不能做此等事決不應有此等觀念！」

後來日本侵略我國，我事前在仙女鎮購三進舊屋以備亂。抗日戰事爆發我接先父到仙女鎮住，郭漱岑全家亦搬回同住，我在美國辦理抗戰鐵路器材時，先父棄養，其身後事完全由郭代我料理，我在浙贛滇緬緬做事時，曾將其子郭堯年薦為

司事，並為其女郭堯芬擇婿結婚。婿為山西人，安建德，原為我北洋機械系學生。共黨佔大陸後大家分散不知下落。一九七五年方知道郭夫婦在我所買三進舊屋中逝世，堯芬帶一子一女生活於此屋中，子女長成，她亦死於此屋中。郭堯年住在我上海住宅中，我去香港時，宅中一切家具圖書古董字畫皆未動，堯年即在此宅結婚生子而去。漱岑生前為我家幫不少忙做不少事，我正愁無以為報，不意冥冥中代為安排，我於無意之間為他們一家四口之生養死葬都代做好！天道有知，非人所能預計者。最可憾者表兄一輩子迄未有機會撈到黃金屋與顏如玉，齋志以終，必含恨於九泉之下。此事繫迴於胸中者久矣，今得將其始末紀下，亦幸事也。

天津租界形形色色

我到差不到三月，濟南事件政府與日方交涉成功，日軍退出膠濟，我收回濟南、津浦全路通車，上下歡欣，此時鈕澤全派來為天津機務分段長，當時因其公廨有人住，故與我同住，彼此有伴，生活乃不感寂寞。公餘結伴到天津租界娛樂。我們自寓所出門雇洋車到河北大馬路乘電車，電車開行時必由賣票者吹哨下令然後開行，所以天

津有句歇後語說：「老太太上電車不要吹！」原意是不要吹哨，引伸之意或人不要吹牛！電車由中國地界開出，第一個到達的是日租界，過後為法租界，再過即為英租界，如再向前走則有已收回之義租界及德租界。日租界為藏垢納污之所，所有窩子賭場娛樂場都在。我們到娛樂場聽劉寶全的大鼓，那是一絕，他韻音準確，動作與唱詞合拍，左手托板，右手打鼓，同時台步做功無不恰到好处。另有說「相聲」者兩人對說對罵，風趣橫生；又有唱「雙簧」者做作說詞皆好。以上皆為北方獨有藝術，與山東梨花大鼓及上海灘簧完全不同，「相聲」「雙簧」南方各地也有，但不如我所聽之天津調有味。

法租界有大旅館大小吃食店。電車站叫梨站，梨站下車即為高敞之交通旅館，館內有龍泉池浴室，沿法大馬路北行有三個小飯館皆為我輩所常常光顧者。一為小食堂，店主東為唐山同學，招待殷勤，而江南菜味如紅燒豆腐、雪笋湯、炒麵糊、鹹菜麵、肴肉、乾絲、揚州包餃，應有盡有；一為北安利廣東館，所製兩面黃炒麵、炸生蠔皆美不勝收，與唐山鎮之養正軒相彷彿；一為紫竹林為一小吃店，有湯圓、熟藕、酒釀元宵、餃麵、年糕之類。

龍泉浴池享受無窮

我現在所要專題特寫的為龍泉池浴室之享受！中國北方乾燥空氣中每夾有沙灰，家中家具雖每日抹拭，塵土仍積壓可見。人身灰土須常常洗擦，北方人每晨洗面，每將上衣脫盡，用力洗滌；至於兩脚及下身如何洗浴，除入浴盆，不知另

有辦法。私人家庭向無浴室，夏天用木盆洗浴為常事，冬日入浴確非尋常人家所易辦。天津廠長住宅亦無浴室設備，以前每到交通旅館開房間專為洗澡，洗後回家，雖知有龍泉池浴室而不敢問津，不知其內容與價目也。

鈕澤全兄到後即相將到龍泉池洗澡。入內分若干間如客廳有沙發躺椅設備，浴室在另一間，內有大池盆，冷熱水俱備。客人到後有茶房（侍役也）侍候，他代你脫衣脫鞋，室內溫度高，祇留內衣袴赤足而躺於沙發椅上。俄而有擦背者來謂水已備好，彼即引客入室，扶入溫水浴缸中，全身浸水。繼以約十吋寬七呎長木板一端置浴盆水中，一端擱盆邊，成傾斜式，並以大厚毛巾平鋪板上，請客人仰臥板上。擦背者以半濕毛巾將客人兩臂乾擦，垢團陣陣下落。然後乾擦胸口及腹部，垢團更多。邊擦邊說：「先生好久不洗澡，身上灰塵（垢團之美名也）甚多！」

上身擦完後以毛巾覆蓋以免受涼，彼則對兩腿及下部工作，此時受者渾身舒泰，已沉沉睡去。工作完畢，叫醒，將板撤去，另換小凳置缸中，請坐，彼則緩緩輕輕擦背，完工後以海綿擦肥皂在全身揉搓，再用毛巾引水洗滌。末了以棉盛溫水向頭頂沖下，全身一塵不染矣。擦背者扶入起坐間躺沙發椅上。有修脚者來，將脚指甲一一修削，並將鷄眼慢慢用刮刀薄薄刮削，必使整個削平而不覺。其刀鋒之快利及運用刀削之工夫非熟練多少年不能使受者滿意，此時受者聽其擺佈，如小孩坐搖籃中而盪漾者然。一脚修完，猶以為未足，又用細麻布搨脚趾間之脚丫，此最癢

而無法搔到癢處，彼則使力將脚丫水搨出，水出則渾身舒暢如登仙。經此一洗一擦一修一搨，可謂享盡人間幸福。

完事後，侍者再用電話向紫竹林叫幾樣細茶細點充飢後，穿戴回家，恢復了許多日工作之疲勞，又準備工作矣。經此發現後，傳與鐵路同人，凡來天津者不去龍泉池洗澡，蓋不知人間有享福地。經各方調查知此等技術人員皆為揚州產，蓋皆受鹽商等多年訓練而成功者。後來到濟南、南京尚有此種手藝人，再南去則不常見矣。一九四九年以後，香港設有新浴室，此等人又南來矣。擦背尚容易學習，修脚搨脚不易學。到美國後更找不到擦背修脚搨脚之人矣。

在麻省教書時，內人脚上鷄眼痛不能行，問醫生，醫生介紹一種專門醫脚的醫生。我們去請教了一次，診費五美元，他老先生用剪刀剪去指甲，並用電氣砂輪打磨鷄眼一頓。弄完後用橡皮膏再三纏裹放行，不免呼冤不止。又後來內人住醫院時又叫鷄眼痛，於是又找修脚醫生，找來者仍為前此所已請教過者，又如法炮製一次，但此次診費增為十五美元矣！

鈕兄到差一月餘，其住宅已騰出並修好，即彼此商量接眷，此時所謂眷者，即各人之髮妻而已。車通，事易辦，五月中即接到，到後正可參觀孫總理移靈奉安大典。本年十月，先母六十大慶，我先將家眷於十月初送回仙女鎮籌備一切，我於正日回家拜壽，並與諸親友長輩見面，次日返津。誰知道家眷這一回去要到次年七八月間方能回津團聚，因閻馮倡亂石友三佔據濟南，津浦

在天津被軍閥軟禁

太座回南爲婆母拜壽，本是尋常事。奈彼時伊已有孕，頭生子特別慎重。婆媳商量決定暫不北上。屆時到上海紅十字會醫院生產，因伊之二姊在彼處爲正式護士，更加有照應些。

一九三〇年三月廿六日長女在上海醫院出生，取名顯英。出生的那一個月初，國民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與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聯合起來在北平宣言反對南京國民革命軍蔣總司令，佔領平津及津浦北段。馮部石友三據濟南，於是津浦南北兩段各自通車，全路不能直通。

北段另設津浦管理局於原來津浦鐵路天津辦事處，派以前做過津浦局長的天津人劉某爲局長。石友三每向濟南機廠要車頭車輛，津浦沿線時局甚爲緊張。

有一天劉局長找我去總局談話，他說「現在軍部有人傳說你是南方政府派來的，而且說你是陳立夫、陳果夫一家，要將你看管！」

我回說：「我是江蘇揚州人，陳立夫是浙江吳興人，並不是一家，而且我不認識他！」

他說：「我倒替你解釋過！而且你是機務技術人員，技術人員是向來不問政治的！這我完全知道，我想，我可以極力擔保你。你自己就在西沽廠住着不必常出門，大概過些時大家就可以明白了！」

我回廠後就將經過告訴了顧工程師及榮工務員等，他們都代我捏一把汗。此時南北兩段消息不通，我們也不能向浦口機務處請示，有事關於

機務者即與李總段長向劉局長請示。

工廠照常開工，列車照常開至濟南，收入均歸劉局長管理，每日由他先發維持費。大家埋頭做事靜候事態發展。

每日上班時，時間容易打發，下班後回家，一人靜坐，而公寓外四面空曠且無行人，真正悶損，那時既無電視又無無線電，消息沉沉，祇能與三五工人爲伍。

不得已又找舊營生，將伊利諾大學論文找出來把那些公式應用於津浦所有機車。每個機車分三大段計算，津濟爲一大段，濟徐爲一大段，徐浦爲一大段，在每一大段上最高拉客車多少輛貨車多少輛。客車貨車各有多少種，每種車重量構造

皆不同，即其所發生之阻力有大小。在公事房書室中原可細細計算，但行車人員在總場掛車當時當地就要有答案就要執行，沒有功夫想，更沒有功夫算，教他們如何辦，於是想出一個辦法做成一個表，行車人員每人帶一張表，這表上註明各式

機車有幾個單位的拉力，各式客貨車有幾個單位的阻力，阻力單位相加等於拉力單位時即爲該機車在該段行車時所能負擔之車輛輛數，學名叫機車載重 Locomotive Rating，此種計算方法叫調整噸數法 (Adjusted Tonnage)。

後來將機車拉力單位在各機車上油漆標明，客貨車阻力也在各客貨車上標明更加便利。大概費了三四個月之集中智力完成一篇「機車載重調整噸數之計算法」。

完篇後加種種圖表送中國工程師學會的「工程雜誌發表。發表後得當年工程論文之首獎（請參閱拙著「鐵路機械幾個問題」）。當時原爲打

發沉悶時間避免向外走動之軟禁生活而寫作。不意發表後在中國鐵路行車方面創一新紀元。

閻錫山馮玉祥獨立時劍拔弩張似乎戰事即在目前，但日子拖久了，並沒有什麼了不得，我住在西沽鼓裏，當然不知道內情。但日夜未聞槍聲，係一正面的證明。

七月間擴大會議在北平開會，會後則煙消火滅，一切閻馮新委人物連劉局長在內均已不知去向。而舊日負責人員如辦事處長高恆儒及其辦事人員完全復原。先是電報全通，繼則全線通車，一切照常，就像沒有出事一樣。把我軟禁了好幾個月，倒成全我寫好了一篇文章。

太座生過小孩後急欲回津不能如願，暫回仙女嶺等候。後來老太太也動了旅行的念頭要到北方玩玩。婆媳計議就由上海乘太古海輪到天津。

此時正是熱天，廠長公寓內花園各花齊放，而葡萄架下青紫纍纍，老小歡欣，吹散了幾個月悶氣！

老太太既來到「任所」，引起了不少應酬，太太們在家無事就開始打小麻將，暑天就在天井中葡萄架下打牌。老太太不打牌，就教吳樹基做菜，她拿手好菜就是揚州獅子頭和干絲之類。於是吳樹基的菜在天津出了名，大家要求請吃飯。廠裏的工務員監工爲湊熱鬧也湊份子送了兩桌桌來表示歡迎老太太。從此社交就展開了。

廠長會議趕修機車

社交中最有趣的是從本年起的每月舉行的廠長會議。每月一次依次在天津濟南浦鎮開會，每次討論如何修理機車車輛，重點在如何加快修理

機車。

當時修理機車最快者為濟南機廠，每一機車平均要兩個月修好，天津機廠最慢要三個月修好。那時津浦運輸忙，要機車用，催着趕快修。所以機務處楊處長建議三廠長每月開會討論如何增進。會期規定為一天，會完後即各返任所。

事實上頭一天晚上到達，三廠長聯同總段長就湊成一桌牌打到深夜。第二天開一天會，會後又打牌吃飯熱鬧一頓，第三天回廠。開會的飯食都是開會地點的廚子做飯，我們家吳樹基大出風頭，其餘兩廠長派他們的廚子來向吳學習。這種會自然以三廠長及其重要工程司出席，濟南機廠有一位工程師叫秦皞唐先生中文又快又好，每次開會報告都由他造報，吃飯時必請機務總段長及段長又請工務總段長作陪。工機兩段均係工程人員本來互尊敬，經此聯絡後更是融融洽洽合作辦事；到浦鎮開會時更加上機務處長楊毅及工務處長吳西箴，有時錢委員博泉錢大爺亦出席，此人一來，大聲一喊，要使天下大亂。

如何趕快修完機車不但是本路機務處的緊急課題，漸漸變成鐵道部全國機務的重要課題。每位新局長到任都要建議添購新機車，十輛、廿輛不等。

那時買機車有回扣的謠言，到處飛揚，每輛機車平均價值六七萬美金，廿輛機車值一百三四十萬美金，回扣以百分之五計就有六七萬美金，大家分分，數目可觀，所以以前都是買機車救急，向來沒有注意到修理機車之重要。

赴日參觀機車修理

新鐵道部成立自然有高明人物在主持一切，他們聽說日本修理一輛機車不到五天就完成，我們都要兩三個月，要五六倍的時間。這話傳到各路機廠，各廠廠長都驚訝不信，我心裏知道我們修得慢，但不信日本竟有如此之神速，因為美國機廠修理機車至少也要四五個禮拜。

一九三一年初鐵道部訓令各路派各廠廠長去日本參觀修理機車，以鐵道部技正程孝剛為領隊，名為調查團團長。正工程司孫伯奮為秘書及翻譯。我路團員有浦廠廠長熊正珽，濟廠廠長曾廣智，津廠廠長陳廣沅及工事課長鍾桂丹（其夫人同行，費用自理），另派機務第二總段長顧啓文同行，因顧係日本留學生可以為嚮導，亦可以為翻譯。一行共有三十餘人，全係各路之機務人員。部令四月初自上海啓行限期一個月回國報告。

這時候我自己正有一件私事要家眷回家辦理。我到路工作已經兩年，在這兩年中常常與先母及妻計議，我們仙女鎮的住房只有三間一廂，萬一全家回去就不夠住，而且是租的，已總該有所房子作為一個退路，如果被人家辭差，不得不同家，回家就無處住，確是一個問題，老太太在家時曾與其姪女及姪女婿李星五商議過。李在仙女鎮同人合夥開一家錢店對於地面很熟，據說有一家姓杜的在禹王宮東邊有三進瓦房，頭一進是市房，第二、三進都是三間兩廂，不是華廈，可以避風雨，價錢不貴，當時不足二千元。先由李星五代墊買下，以後由我每月抽送。老太太在家曾經去看過，而且那時這位杜先生在天津某錢莊做事家眷也在天津，據說他不擬回仙女鎮，故擬將

房子脫手。如此說定就由李先生做主代辦。此時我要去日本，正好將家眷送返家鄉搬家。此時天津家中，除妻外有一老一小，雇了一個天津張媽，又雇用了吳樹基的妻姊，她嫁與一個姓張的不成材，就到我來家做工呼小張媽。南行時就派吳樹基小張媽隨行，到家後即幫着搬家。我一個人在津，由廠中派李雨田來做飯，大張媽由顧毅成夫人雇去幫忙，一切安頓停當，廠中廠長離職仍由第三總段長李郭舟先生代理。

四月初我去南京鐵道部報到，見着了程孝剛孫伯奮兩位要人。程為美國普渡大學機械系學士，服務鐵路多年，為老前輩。我記得他同我見面不久，說了一句話，我至今感激，並且努力仿效對待後進的人；他說：「我們當日所學已成古董，而同國後又勞形案牘，技術學問多已銹蝕。你們初學歸來一肚子的新學問新技術，要多多幫我們忙要多多供獻！」我當時既覺得慚愧，同時對程、孫兩人非常崇佩，此後我在程孝剛手下辦事多年都非常融洽。我們津浦五位團員見過機務處長請示後就分別去上海集中啓程。好在大家都出過洋的朋友，各人護照船票，事前已由鐵道部總務司代為辦妥。啓程日由團長率領乘日本船渡海。我到美國來回都乘的總統號，總統號總噸位約一萬五千噸經過東海去日本時總有點顛簸，此次日本船祇有一二千噸我曉得不妥，我在開船吃過晚飯後就準備入艙睡覺。

第二天一早醒來已到了日本的長崎內海，風平浪靜看見日本陸地，我於不知不覺中渡過難關不禁暗喜！長崎山水在晨光曦微中款款出現，青

山綠水，愈近愈明顯，愈明顯愈可愛！遠見兩峯間有一長壩，壩前瀑布傾瀉青山坡上杜鵑花密佈，一片綠茵上有點點紅花，這一幅天然風景畫就深刻在個個團員腦際。下船時由長崎市政府商會及鐵道省代表招待，先到長崎水源地參觀。水源地者長崎自來水之蓄水池也。到當地時方知船上所見長壩即蓄水池之長壩，此時近看遍山杜鵑花有各種顏色，不僅紅色也。真是五色繽紛，美麗動人。想起在萍鄉安源煤礦山頭盡是茶花，完全白色，此茶并非山茶，乃擷取茶葉之茶。這些白花點綴於山坡草地間，素靜得別有風味，杭州虎跑山龍井茶林春間亦滿放白花，但散見於低窪平地，如美人靜坐深閨，外人無緣靚面耳。水源地寬廣幾十百丈，水面平靜如鏡，四圍山色，確係一好去處。

我們此行自上船後至回程離朝鮮境回到中國地址，一切交通食住皆由日本鐵道省招待。

那時尚未有飛機，日本製造了兩艘快輪在上海長崎間駛行，二十四小時到達。火車方面更是積極加速，他們的狹軌鐵道每小時走到一百多公里。我們下午由長崎乘臥車，第二天上午就到了東京。

沿途窗外看日本鄉下完全綠水青山，全國是一個花園，到處沿水都有人捉魚，城市地方則烟突林立，工商業發達，看站上的人們忽忙忙大家都在爭取時間，面色緊張青筋暴露，似乎個個在趕辦着一件要緊的大事。

經過二三等車到飯車去時，覺乘客每人手執報紙，一眼看過去，報紙豎立如林，不見人面；

我心想這些人真妙，為什麼不大家同看一份呢。心想我們中國人都是多人合看的啊！東京站人頭攢動，顯出是大都市。

當晚由鐵道省「主催」請在某大妓院吃晚飯。日本隆重的宴會似乎都在大妓院中舉行。我們到場時就有許多穿五色彩裝少女出來招待，她代你脫衣脫鞋帶位，坐下後似乎每人後面坐一個少女聽候差遣。主客坐定後，不先喝酒也不先吃飯，而先聽演說。首由日本鐵道省長（部長）致歡迎辭，他說日本話，由我國秘書孫伯奮譯說中國話。然後由程孝剛團長答辭又由孫譯說日文。此時諸團員都飢腸轆轆切望大盤西餐來充飢。

演說後，少女們一一上菜，先端了一小碗湯，一小塊生魚，隨後一小碗白飯，一小碟什麼的。白飯吃完恨不得再來一碗，却另外送些什麼。看了又要吃又受不了那腥味，結果吃水果飲茶。吃飯時台上演日本戲，有唱有打，莫名其妙。

飲完茶，跳舞音樂開始，大家擁住了少女跳起舞來，我也不能免俗，同我的侍女跳了一陣，其人甚文雅，舞步甚輕，香氣沁人，彼此不懂話祇笑笑招呼而已。

日本工作勤奮努力

午夜回寓，團長召集談話，「明日一早乘七時火車到東京以北之大宮工場參觀修車。我們與工人同時上下班，一共參觀五天；每天中午在廠中與服務人員同時午餐。參觀時各人選擇其要點查察、紀錄，下班後到旅館開會討論心得。」

我選擇跟着一個新入廠的機車走，看他們如何於五天修完一輛大機車。

第二天，全國卅餘人於八時前到大宮機廠，我找到新機車進廠地方，選定一輛機車將其型式號頭完全紀錄。八時正汽笛一聲全廠開工，登時幾十個工人蜂擁登上該機車，各人拆各人的機件，機件送機器場先送入碱水桶洗淨，淨後再送各該專門地點由特種工人查驗修理。鍋爐整個送鍋爐場，到達時四五班工人分頭查驗。看各人工作情形，各人趕各人的事，很像在救火，不容談話與爭執。個個緊張個個賣力並不須監工或管理人催趕。

十二點，汽笛一鳴，大家吃飯。我們到職員飯廳，廳上設長桌兩張，桌兩邊設長凳各一。職員團長們隨便擇座，每座前有白飯一大碗，小碟中裝黃色蘿蔔兩長條，每條約三四吋長。桌中間列有磁茶壺多隻，列成一行。

我們當然不知道如何吃法都先看着職員們的舉動。沒有什麼，拿起筷子吃白飯，偶爾嚼一口黃蘿蔔。不吃則已，一吃驚人！原來白飯愈嚼愈甜，黃蘿蔔有些鹹味，鮮得不得了！大家吃得香噴噴地。

吃完後並不添飯就將茶壺中茶傾入飯碗中慢慢享受，真別有風味，以後每天倒想着吃這「蘿蔔乾子飯！」（我們家鄉做學徒的標準飯）。飯後再隨工人到工廠做工。

像這樣他們修理一絲不苟，樣樣修好裝好，整整四半天機車修完，我上去看他們試車，一切弄停當後交車。不到五天，一隻大機車修好，並無花招也未做假，道道地地做成了修理工作！小日本的本事顯出來了！

每天下班後先到旅社梳洗吃飯，飯後先到東京市觀光。我們分頭去玩，我們一班三四人先到銀座看夜市，滿街霓虹燈照耀如同白晝，商店家家開門，行人擠擠碰碰，我們找了一個咖啡店臨窗的座位坐下來看街，叫了些咖啡冰淇淋點綴。

街上男女穿日本衣服者甚多，年輕男子西裝革履，女子甚多著西裝者，木履「咕咯」之聲不絕於耳。我們曾到丸善書店參觀，因為我們在中國買不到的西書，聽說他家都有，到後方知係一百貨公司，書籍不過其中一部，大為失望！

有一天曾到上野公園看櫻花。那時櫻花盛開，在櫻樹夾道中走，紅遍了天。日本人不分男女，多結隊扶背，手持酒瓶，邊喝邊唱邊走。個個醉醺醺的就像是極樂世界，天下無憂慮事似的，有時也互相打罵旁若無人！

箱根會議重要決議

我們所參觀的機廠有五個，以大宮機廠最大，工人最多，工作最緊張。我們在大宮看了五天，證實了他們修理機車之快速，我們忙了五整天，各人均有所得，團長要開一個討論會檢討過去幾天的聽視所得。曾廠長建議到附近的箱根去開。

星期六由日方代覓一公共汽車送往浴津之箱根，沿途似乎都看到富士山，鄉間阡陌連雲，葱綠背景常有叢叢櫻花點綴。公路在山邊開山砌成，甚狹，似乎僅讓一輛車緩緩曲折行駛。右邊深谷危崖，朝露未消，路滑不易走；大家有悻色。多少年後我走濱細公路去仰光，在高度與深度山邊行車，左山右谷亦如今日，但其高度與深度比比處處有十萬倍之多，幾不敢目覩。

到箱根飯店時，見萬綠叢中穩坐一座新色旅舍，院中雜樹叢生百花齊放，樹枝上棲一長尾鷲，尾長二三十尺油光翠滑非常美麗。

我們休息進餐後大家圍坐花園中檢討五日參觀所得。團長有兩個最大問題，一個是 How？一個是 Why？就是要大家討論四天半修完一輛大機車，他們如何辦得到的。又要討論他們為什麼要像瘋似的這麼快修完一輛機車。大家報告後的結論是：

(一)修理得快有兩大條件；第一是準備充份。每輛機車快到進廠大修之前，車房中須細細檢查報告，某部某部如何損壞要如何修。此項檢查報告須先期送廠，廠中各部得報告後即須決定其機件損壞最小，拆下後隨即補修一兩日內即可完成者，到廠拆下後立即趕修。其損壞較大非一二日所可完成者即將存庫之已修好者換上，其須修理者慢慢修好再存庫備用。其最大件如鍋爐亦如此辦，存有修好鍋爐備用，如鍋爐損壞過大非二三日所可完成者，即將備用鍋爐整個換上。

第二是配件充實。機車上容易損壞機件，庫房中都有存貨隨時取用，但用後必將換下之壞件趕修，送還庫房補缺。中國如能做到此兩項大前提，則修理期間必可減少。

(二)為什麼要修理得如此快是有經濟的背景。鐵路運輸客貨，全靠機車之原動力，如無機車則不能行動。機車拉貨為鐵路收入之最大宗。如機車因大修而睡在廠裏許久，則要損失大筆收入。假設某機車能拉五百噸貨，每日可行駛十小時，每小時平均可行五十公里，則一日工作為拉

五百公噸貨走五百公里，其工作總量為二十五萬噸公里。每一噸貨運走一公里如收費一分錢，則每日收入為二千五百元。如收費一毛錢則為二萬五千元。如一個機車因大修是睡在廠裏兩月，即損失六十個五百元，即至少損失了十五萬元。(當時美國最不景氣，美元與中國銀元兌換，有時祇值銀元八九毛錢，而一個機車買賣約為七八萬元。)當時中國大修一個機車之工料費不足五千元。如中國能十天大修一個機車，則六十天可以修六個機車。每個機車在路行駛可賺約十二萬五千元。六個機車可賺回七十五萬元。此以每噸公里價為一分錢計者，如以一毛錢計，則為七百五十萬元矣。大修機車早修一天，即多賺二千五百元，如何不修呢？經此討論後方知日本快速修理機車，並不是發神經病，而為經濟原則所引起，我們方知此行不虛矣！回東京後我們由團中兩位識途老馬帶住日本式旅社，一嘗當地人之生活。那裏沒有床鋪桌椅，祇有榻榻米與矮方桌大棉墊等，紙糊門紙糊壁，起坐實在不慣。

洗澡有大湯泡，男女同浴，彼此表面不理，內心我却十分緊張。什麼事都聽下女指揮，睡覺時亦由她打開地鋪鋪好枕被，「請君入被」。入被後她即避去。據說如果客人願意，伊亦可陪睡到天明，不知確否。

離開東京後西行到靜岡、濱松，經過名古屋到奈良看古宮及鹿羣，又到大阪及京都。京都建築宏麗風景幽靜。又西行經神戶廣島而達下關，過海到福岡參觀機廠。偷閒到別府欣賞海濱風景。在日本約留廿日即取道朝鮮回國。